

论奥古斯丁时间观与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创作

柳向阳^{*}

内容提要: 在 20 世纪美国作家中, 罗伯特·潘·沃伦以博学多才的文艺复兴式人物著称, 但沃伦文学生涯的核心成就是在诗歌领域。在六十余年的诗歌生涯中, 沃伦有意识地将奥古斯丁时间观引入诗歌创作, 一方面借鉴奥古斯丁时间的结构特征, 通过探索时间向度的变化, 展示生命的历程和自我的发现; 另一方面挖掘奥古斯丁时间的生命和诗学内涵, 通过对时间的体验, 将时间的心灵和生命的属性赋予诗歌中的人和物。在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具体利用中, 沃伦有意识地将亚里士多德时间观(表现为连续时间)作对比, 赋予了两种时间更为广泛而又相互对立的内涵。沃伦诗歌的时间旅程, 是在奥古斯丁时间观指引下穿越过去和现在、到达未来的旅程, 它构成了沃伦终生以爱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罗伯特·潘·沃伦 奥古斯丁 时间哲学 美国诗歌

在 20 世纪美国作家中,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以其在诗歌、小说、文学批评、历史研究、社会评论等多方面的卓越建树, 被誉为“博学多才的文艺复兴式人物”(Madden xiv)。早在 1946 年, 沃伦以长篇小说《国王的全班人马》(*All the King's Men*)奠定了他作为美国南方文学重要小说家的地位, 并获得普利策奖。后来又以诗集《应许》(*Pranise Poems*, 1954–1956)和《此时与彼时》(*Now and Then: Poems*, 1976–1978)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是至今唯一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和小说奖两种文学奖项的作家。1986 年, 沃伦被国会图书馆授予第一位美国桂冠诗人的称号, 确认了他作为美国杰出诗人的地位, 同时也表明了他文学生涯的核心成就: “沃伦文学生涯的中心成就是在诗歌领域, 虽然是一直到他的文学生涯的后期——实际上是在他五十岁以后——他的最优秀作品和主要荣誉才来临”(Hamilton 568)。1998 年, 由布蓝戴斯(Brandeis)大学文学教授、诗人 John Burt 编辑的《沃伦诗全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出版, 十六开本, 厚达八百多页。著名诗评家布鲁姆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里说, 沃伦晚年的诗歌“完全可以与哈代、叶芝和斯蒂文斯伟大的最后阶段相媲美”(Blom xxiii), 充分表达了对沃伦诗歌成就的高度认同。

沃伦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 由于其诗歌主题和题材选择的需要, 总是有意识地将奥古斯丁时间观引入诗歌创作, 借鉴其结构特征, 挖掘其诗学内涵, “大致说来, 这个渴望知道时间的本性的诗人的作品必须看作是在时间之上的发展和在时间之内的变化”(Parini 494)。奥古斯丁时间观是构成和理解沃伦诗歌的一个关键因素。

—

沃伦诗歌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与其创作主题密不可分。沃伦诗歌跨度长达

^{*} 柳向阳 《中国三峡建设》杂志编辑 主要研究美国当代诗歌

六十余年(1922-1985),前后风格变化非常明显,但同时也显示了诗歌主题的相对统一。早在70年代即有评论家指出:“从《三首短诗》(1936)到长篇叙事诗《龙兄弟》(1953),沃伦都致力于如何修辞以表达出爱来”(哈桑7)。但作为一位富于哲学气质的作家,沃伦所写的爱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爱,而是有着更广泛的意义和更哲学化的高度。他首先设定了爱与知识的联系:正如他在长诗“奥都本:一个幻象”(1969)中所说:“什么是爱? / 它的一个名字是知识”(CP 266)。^①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自我和历史两个方面,而获得了这两种知识,也就抵达了爱的境界。在具体的诗歌情境中,历史和自我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将诗歌安排在历史的语境里,尝试着理解过去,努力获得历史和自我的真实,包括承担责任、救赎,以及希望、爱和忍耐的价值。

“回忆的重复,梦想的一再展现,占据了沃伦的一生”(Parini 490)。这种对于回忆的倚重,不仅仅涉及到歌题材的选择问题,也必然地涉及到时间观的问题。因为“真相成为真相花了很长时间”(“时间中的二重性”,CP 544),因此,从现在的角度反而能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意义,赋予过去以价值。同时也必然需要一种能够沟通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又着眼于现在的时间观。奥古斯丁时间观作为一种主观时间,由于具有关注心灵与生命存在的特征,正好契合了沃伦通过时间进行诗歌和生命的双重探索的需要。

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教父哲学的代表,与托马斯阿奎那并称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一般来说,圣奥古斯丁并不专心致力于纯粹哲学,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显示出很卓越的才能”(罗素433)。罗素此处所说的“纯粹哲学”指的就是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中对于时间的追问和思考。奥古斯丁出于为基督教辩护的目的而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篇章。

在哲学史上,时间问题源远流长,通常的看法是有两种时间:一是主观的时间,即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的流逝;一是客观的时间,即由物体运动标志的周期变化。“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研究客观的时间,他将时间定义成‘运动的计数’,而奥古斯丁则最早研究主观的时间,他开创了通过内省的方式研究时间之流的思路”(吴国盛239)。亚里士多德阐明了时间是一个连续统的观点,“时间消蚀着事物,一切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衰老,都由于时间的变迁而被淡忘”,“就其本性而言,时间更是一种毁灭性原因”(亚里士多德123),它代表的只是毁灭的方面。奥古斯丁驳斥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物理时间观,转而从心理角度去探讨时间这一问题,认为时间是主观的;它只能“存在于我们心中”(奥古斯丁247),由此,时间由外在的物理之流内化为思想的伸展,由一个宇宙范畴变成了历史和心理范畴。时间的内在化使其具有心灵的属性,更接近人类由自身经验而体会到的原型时间,显示了奥古斯丁的存在主义色彩^②,隐含着巨大的生命和诗学内涵,提供了沃伦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借鉴和挖掘的潜能。

实际上,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是有意识的。沃伦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但他从小熟读《圣经》,深受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奥古斯丁神学的影响,相信原罪等正统基督教观念。在沃伦的多本诗集中引用或提及过《圣经》和奥古斯丁著作或名字。这些都表明了沃伦对于基督教及奥古斯丁思想的熟稔。诗集《在这儿:诗1977-1980》的扉页上引用了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第二十三节中的文字:“我渴望知道时间的权力和本质……”(CP 379)更直接表明了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心仪。奥古斯丁写道“譬如我的童年已不存在 属于不存在的过去时间 而童年的影像 在我讲述之时

浮现于我现在的回忆中,因为还存在我记忆之中”(245—46),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话几乎就是从时间角度对沃伦这些诗作所作的发生学概括。正因为如此,沃伦才能不仅将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引入其诗歌创作,而且进行充分的借鉴和挖掘,作为展示其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诗歌创作看,沃伦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和挖掘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结构意义上的,即在诗歌创作中借鉴奥古斯丁时间的结构特征,通过探索时间向度的变化,展示生命的历程和自我的发现;二是内涵意义上的,即挖掘奥古斯丁时间的生命和诗学内涵,与诗歌内容相融合,通过生命对时间的体验,将时间的心灵和生命的属性赋予诗歌中的人和物。在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具体利用中,沃伦有意识地以亚里士多德时间观(表现为连续时间)作对比。这样,通过对奥古斯丁时间观在内涵特征和结构特征两个方面的挖掘和利用,并与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相对照,奥古斯丁时间观在沃伦诗歌中显现出独特的诗学意义。

二

沃伦诗歌对于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借鉴首先明显地表现在诗歌的结构形式上。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一个核心,是否认有纯粹的过去和将来存在:“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即: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于我们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奥古斯丁 247)。从而,时间只存在于心灵之中,转化为直接感受、回忆或期望,成为精神的体验形式,建立了时间与精神活动的直接联系,成为时间直接进入诗歌这一艺术活动的基础。从结构形式上看,奥古斯丁时间可以图示如下:

$$\boxed{(\text{过去}) \rightarrow \text{现在} \leftarrow (\text{将来})}$$

即对“过去”和“将来”加括号,并指向“现在”。从图示看,这种结构形式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它提示了三类时间的并置关系(归结为现在);其次,提示了现在作为中枢时间点的过渡作用。从诗歌写作角度看,这两点都具有借鉴意义:前者隐含了一种诗歌整体结构模式,后者则隐含了一种诗歌时间点的选择策略。实际上,这两点在沃伦诗歌中都有所借鉴,并有所拓展。

首先,在整体结构上,沃伦经常以回忆的方式,利用“(过去)→现在←(将来)”的结构模式,展现诗歌的意义。这种结构模式在沃伦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表达看,在这种结构模式中,诗人从现在看过去,让过去像现在一样展开,从而进行自我本质和生命意义的探索,正如“时间中的二重性”这首诗所表述的:“那时/像现在一般地展开了。现在/像那时……发生了。只是现在”(CP 544)。

从诗歌题材上看,这种结构模式通常与动物的生死、人事的变迁(或生死)两种题材结合。沃伦写过三十余首动物题材的诗歌,有多首重要诗歌使用了这种结构模式。如收于诗集《在这儿》(1980)的“西拉”一诗,写一个男孩的大狗咬伤一只雌鹿,男孩面对濒死的雌鹿,毅然用刀尖切断了它的喉咙,免得“把雌鹿留在那儿,在日落中慢慢死去,让所有细小的牙齿”折磨它,如今,“六十年后,倚在死神的枕头上”(CP 402),他再次沉思生死的秘密。这种结构在沃伦诗歌中也用来表达人事的变迁或生死,如收于诗集《经纬》(1984)的“真爱”一诗 其他如“红尾鹰和少年时代的火堆”“老狗死了”“地里的死马”等动物题材诗“美国

肖像:老式风格”、“时间中的二重性”、“读到夜深,水银柱下降”等人事变迁题材诗,均有类似的时间结构。

这种结构模式通常与“(死亡)—生命—(爱)”这一生命(价值)进程相对应,从而凸显其诗歌的主题。如“时间的传说”这首长诗中,三十年前母亲去世的情景再次展现在诗人眼前,诗人提问:“爱是什么?”而他的答案让人震惊:“但解决的办法:你/必须吃下死者”。结合沃伦的时间观可以看出,沃伦在这里其实是从历史与自我的关系上说的,即人必须经历过去,才能发现一个人的真正的自我,到达爱的境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才在诗的结尾处写道:“不死并非不可能的,甚至快乐”(CP 190)。

其次,沃伦诗歌结构形式上对于奥古斯丁时间的借鉴,还表现在中枢时间点的选择上,即选择过渡性的时间点,如傍晚和黎明(白天与黑夜的过渡)、生命弥留之际(生与死的过渡),从而关联起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向前或向后展开诗歌,借助于时间进行生命的探索(或时间和生命的双重探索)。有时,诗人还将这一过渡性选择延伸到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其他事物。如沃伦收入最后一本诗集《经纬》(1984)的开篇第一首诗“三种黑暗”(组诗)中,诗人检查了智慧的黑暗、肉体知识的黑暗、生命(死亡)的黑暗,第一诗描写春天的一个白天,罗马动物园里的一只熊猛击一个铁门,“正努力进入智慧之黑暗”(CP 529),第二首是黄昏至夜晚在河上的体验,第三首写自己一次生死之间的印象。从时间上看,第二、三两首都选取了过渡性时间点,第一首没有选取过渡性时间点,但选用了“铁门”这个联结光明和黑暗的过渡性象征物。

以这种过渡性时间点作为联系的中枢,由此可以轻易地发现事物变化的秘密和其中蕴含的意义。如在收入诗集《经纬》的“有死者的限度”这首诗中,鹰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看到鹰在怀俄明的日落里乘着上升的气流。/它起自针叶林的黝黑,掠过灰色/无仁慈的锯齿丛,掠过白色,升入/清静雪障之上梦般瑰丽熏光里”(CP 530)。这一场景的时间和空间都体现了过渡性的特征:黄昏时刻,下方是无际的针叶林的黑暗,上方是金色的落日余辉,鹰从熏光里飞升,既出自神秘的大地,又联系着纯净的天空;既是生命和存在的象征,又带着超越和永生(死亡)的意味。这种复杂的象征意义的获得,首先是由所选择的时间和空间的过渡性特征所获致的。另外,如“小男孩丢了鞋”、“小女孩醒得早”两首,“第一次”、“有死者的限度”、“夜鹰”等诗歌,都选择了这种过渡性时间点,并赋予生命的内涵,从而扩展了诗歌的象征意义。

三

沃伦不仅在诗歌的结构形式对奥古斯丁时间观进行借鉴,还对奥古斯丁时间观的内涵特征进行挖掘,将其心灵和生命的属性与人的生命和生活体验相结合。

奥古斯丁将时间构想为一种心理学事实,一种心灵的内在体验,“因而他的时间观和永恒观是独特的、直接的、个人的”(古列维奇 326)。这种心理的、个体的时间,因而也是形象的、具体的时间,与个人的生命体验、个性特点密切相关,为沃伦诗歌提供了接近生命本质、增强艺术性、揭示时间的生命价值的方法。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时间的长度在于心理的感觉,而不在于物理的长度,这充分表明了沃伦诗歌时间的奥古斯丁特色。这种打上记忆的光晕的时间感觉,本身就是对客观的物理时间的反抗,是从机械的现代工业文明向人的生命本位的回归。

在沃伦诗歌中,这种内在时间具有心理的、个体的特征,与童年、自我相一致,更接近生命存在的本质和体验,它首先在孩子身上得到清晰体现,与之相反的亚里士多德时间观,则主要表现在成年人身上。如“小男孩丢了鞋”一诗写傍晚时一个小男孩丢了鞋子的事,诗的开头一节是:“小男孩在田里丢了他的鞋。不在乎,他一颠一跛回家,拿着根棍子抽打秋麒麟草。回去找鞋。我是说,马上!他去了,不再唱歌,田野广大”(CP 307)。这四行诗首先是两种语调的强烈对比:一种是对小男孩的慢腾腾的动作的描述,另一种是尖利、世俗的命令。与之相应的是对待时间的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一种是孩子的,虽然已经天快黑了,虽然他丢了鞋子,但仍然满不在乎,晃晃荡荡并不急。另一种则是成人的,相信“时间是钱而太阳已低垂”。两种时间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不清楚你为什么晃晃荡荡并不着急。”诗人在结尾处写道:“群山侧身。它们看着。它们明白。”意在表明孩子的世界反而与自然更加接近,或者说,童年体现人类的自我、生命的本真。这样,就赋予了这种时间和诗歌以生命属性。

另一方面,既然奥古斯丁的内在时间是个人化的、独特的,也必然是形象的、具体的,是可感受的可经验的,而不是抽象的机械的。如我们听到“时间之茎无磨擦声的倒伏”、“地球在它的轴上转着,或历史/浸在黑暗里,像一根漏水的管子在地窖里”(“夜鹰”,CP 326)。看到时间的“二重性盘曲在时间中就像/水牛粗的蛇盘曲在仍在长叶子的秋天”(“时间的二重性”,CP 544)。这种形象而具体的特点,既是奥古斯丁时间的特征,也是艺术表现的特征,而这种时间观的引入,必然增强了沃伦诗歌的艺术表现能力。

奥古斯丁时间观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观,不仅为沃伦诗歌提供了接近生命本质、增强艺术性的方法,而且为沃伦诗歌提供了认识自我本质的渠道,必须借助于回忆(想象),这种时间艺术才能发现。这样,就体现了诗歌和时间的价值所在。如“奥都本”一诗开头即强调人的本质在于“成为他自己”,而所谓的成为自我的经历,这样“一个真心喜悦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将是时间”(CP 267)。

沃伦在运用奥古斯丁时间观时,还经常与亚里士多德时间进行对比。“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的人对时间的看法”(海德格尔 33)。通常,亚里士多德连续时间主要是作为破坏性的因素和灭亡的原因,对人的生命、理想侵蚀。而对沃伦而言,这种时间是与现实几乎等同的。长诗“读到深夜,水银柱下降”中父亲的经历反映了这种亚里士多德时间的侵蚀性:父亲年轻时候写诗、读书,充满理想,但是后来由于养家糊口的现实责任而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并否定了曾经的理想。这样,时间就作为否定的因素,侵蚀了人的激情和理想,便是这种连续时间的证明。另一方面,这两种时间通常是纠缠在一起的,如《读到深夜,水银柱下降》所写的:“而历史,巨大的/吃着梦、秘密、任意材料的饕餮,和/真实的冷藏者……”(CP 314)

这里,历史作为时间的一种形式,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侵蚀着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也潜藏着真实,提供了通过回忆而展现的可能性,因此隐含着两种时间的冲突和磨擦。两类时间之间的磨擦“在他后期诗歌中是一个被持续地关注的问题”(Szczesniul 180)。用沃伦所属的“新批评”的常用术语来说,这种磨擦和对比形成了诗歌内部的“张力”,赋予了两种时间更为广泛而又相互对立的内涵:理想—现实、激情—冷漠、心灵—实在。

克莱门特认为,“沃伦的诗歌,与伟大的或重要的诗人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在痛苦中开始通过黑暗前行到达死亡然后清楚地知道人类肉体所要继承的不可解释的暴力和痛苦

通过它所赢得和集合的幻影,在再生、真相、自我,甚至欢乐中结束”(Clements 233)。沃伦的这一旅程,是在奥古斯丁时间观指引下穿越过去和现在、到达未来的旅程,构成了沃伦终生以爱为主题的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

注解【Notes】

- ① 本文所引沃伦诗歌全部出自 Warren, Robert Penn.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 Ed. John Burt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98), 文中以 CP 表示并只标明页码。
- ② 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也常被列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者”,参见威廉·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95,主要依据即体现在《忏悔录》一书中。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徐开来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苗力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262
- [Aristotle "Physics" Trans. Xu Kaila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ristotle*. Vol. 2. Ed. Miao Litan. Beijing: Renmin UP, 1991. 1-262.]
-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 [Augustine, Saint. *Confessions*. Trans. Zhou Shi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4.]
- Clements, A. L. "Sacramental Vision: The Poetry of Robert Penn Warren." *Critical Essays on Robert Penn Warren*. Ed. William Bedford Clark. Boston: G. K. Hall & Co., 1981. 216-33.
- A. J. 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时间与文化》,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 [Gurevich, A. L. "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 *Time and Culture*. Trans. Zheng Leping and Hu Jianp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Hamilton, Ian. ed. *Oxford Companion to 20th Century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哈桑:《当代美国文学》(下),陆凡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
- [Hassan, Ihab.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1945-1972*. Vol. 2. Trans. Lu Fan.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Chen Jiaying.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 Madden, David. ed. *The Legacy of Robert Penn Warre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2000.
- Parini, Jay.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
-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Russell, Bertrand.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1. Trans. He Zhaowu and Joseph Needha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Szczesniak, Anthony. *Racial Politics and Robert Penn Warren*. Gainesville: UP of Florida, 2002.
-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Wu Guosheng. *The Concept of Tim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责任编辑:刘兮颖

Key words Kipling "On the City Wall" India identity dilemma

Author: Zheng Yun is presently engaged in postdoctoral studies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 D. degree from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is academic interest is mainly British literature.

Title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White Noise*

Abstract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is a typical postmodern novel which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effect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its mass media upon the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also truly depicts the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te Noise* is an ecocritical novel in which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spiritual ecology are presented and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s the key element that deserves our serious attention.

Key words Don DeLillo *White Nois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 Zhu Xinfu is Ph. D. and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ecocriticism.

Title Augustinian Time and Robert Penn Warren's Poetry

Abstract Though liv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 Robert Penn Warren is distinguished as a Renaissance man. His major achievement lies in the field of poetry, for which he earned the first Poet Laure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esteem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oets fully comparable to Thomas Hardy, William Butler Yeats, and Wallace Stevens. In his sixty years of poetic career, Warren integrates the Augustinian time into his poetic creation in two ways. On the one hand, he imitates the structure of Augustinian time in his poems, i.e., to present the course of lives and the discoveries of selfness through changes brought by time. On the other hand, he explores the life-giving and poetic contents of Augustinian time, i.e., to bestow them on the people and things in his poems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s of time. Also Warren's poetry takes Aristotelian time as contrast of Augustinian time, thus giving the two concepts of time greater contrastive values. Warren's poetic journey of time is one led by Augustinian time, through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o the future. Such poetic journe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rren's love poetry.

Key words Robert Penn Warren Augustinian Time American poetry

Author: Liu Xiangyang is editor of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Construction* whose research interest is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Title The Grotesque Form of *Mardi* as an Adventure into the Novel

Abstract Melville's *Mardi* consists of two parts which include a series of dichotomies between verisimilitude and fictionalization, between monologue and dialogue, and between metonymy and metaphor. Due to its formal miscellany, *Mardi* is conventionally considered a failure in Melville's literary career. However, the grotesque form of *Mardi* is in fact the result of Melville's deliberate experiment with narrative structure. To some extent, *Mardi* is not a novel about adventures, but an adventure into the novel.

Key words Herman Melville *Mardi* narrative mode dialogue

Authors Yu Jianhua is Ph. D. candidate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American literature.

Yang Jincai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 i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